



馬楊路盧列傳第一百九

馬川屯鳳節
氏圖印南中

唐書百八十四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助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爲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爲陸州卽東首領爲刺史旣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爲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贇最爲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贇善至通昭穆元贇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爲

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絢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頰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

此段應入樂志

彊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母約曰爾得進士策乃可食涇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剖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蘿蔦附灌木然時有安泐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泐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泐卽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泐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

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爲宮其律爲商其律爲角其律爲徵其律爲羽其律少宮其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沈沈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棕表署淮南推官棕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棕節度府推官蜀有可縣直雋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棕計與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棕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

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雋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始周墀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棕辟爲觀察府判官兄弟竝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史收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令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

蹋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又時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童客倚爲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賊餉數千誘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已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畱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卽仰鴆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鑄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

鑄至戶部尚書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著新諡詔百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爲改作主求古無文執不可知禮者避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軍遂怨起爲亂囚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任終常州刺史收與昆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爲邵州刺史徙吉王傳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注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

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注爲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爲戶部侍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羣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性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巖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侔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爲劍南西川

何修著南唐傳云初李師望建言成都僅搖李師望目不能決請拆邛州眉黎雅爲七州爲定邊軍節度制機事近且速天子嘗以即詔師望爲首度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十里邛州最南去邛乃千里後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師望不言此言定邊軍利害自不同而各爲之使後世何以取信哉

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沿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問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姦巖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安給與以結士心嘗閱武都場咸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

舊唐書

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恩禮最異悉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暮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即擢不悅擠之保衡舉進士王鐸第于籍蕭邁與同升以嘗薄于已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主薨而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為怨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保又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見貶者偕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為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勣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

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衮皆善將為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為諸道都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詈繇是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為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即按關東諸將為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瞋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為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亾攜爲之鳴梟宐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

馬楊路盧列傳第一百九

曾文正

唐書百八十四

鄭二王韋張列傳第一百一十

氏蘭

唐書百八十五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爲翰林學士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直冤貶循州刺史死于官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絢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絢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

以諫迂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係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教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最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卽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疆，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卽抗論至相，詎媢攜怒拂衣去，裾屨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紵戎衣給。

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悞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卽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

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集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桴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數敕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旣半道，內慙負，卽辭疾，詔授

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嗟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畋以為不可請行營節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宥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二人相結而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人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

揚升卷之部
畋出將有破賊之功入相有運著之益功成身退如終後傳者未諸相惟畋優焉自能處以下鄭氏之相者以人

時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為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節擢及畋還葬鄭表為請諡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畋為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為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東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寢顯歷中書舍人

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爲世稱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係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卽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

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人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贇裴樞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洎梁蜀師三萬壁蓋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感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已乃構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

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弟鐸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鐸拒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王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瑒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瑒爲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爲殿中

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爲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樾間爲賊所執迫還將汗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策使警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縑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昭義高潯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洛磁三州貳于已昭義所隸唯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卽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

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卽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繇是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煚作亂帝進次漢中煚逼召徽以尪廢自言及煚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託手弱卒不肯署煚平帝至鳳翔召徽爲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徽神氣尚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補調重複不可檢徽爲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諡曰貞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爲王氏十世祖熙仕周爲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因家杜陵曾祖撰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二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大保兼侍中昭宗卽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言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劔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旣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大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卽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會用李磎輔政而崔

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押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

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貽愧謝濬宣詔已士按兵默默濬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取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邪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卽引軍從濬西擢濬爲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卽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內偏宦臣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爲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旣濬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並爲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諱爲行

神宗崇昭宗化天
後元年醉十月朱金
忠犯京師十月五日
昭宗以鳳翔戊辰金
忠犯鳳翔自是金忠
圍鳳翔至天後三年
正月王師範取克
州甲子昭宗幸金忠
軍已巳昭宗至自鳳
翔十二月丙申朱金忠
殺尚書左僕射致仕
張濬由此觀之則天
復二年十二月昭宗尚
在岐下為金忠所圍
未出亦未有卜洛
之事王師範亦未
起兵於則本紀可
書三年十二月丙申
殺濬為其其實而
本傳云二年十二月
者誤也且又濬以三
年既死而昭宗以四
年遷洛今觀濬傳
所書則以遷洛之
後濬方被殺此蓋
傳中文義未全可
致尚云全忠將帶
帝東遷如此則
文意完矣

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
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
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肯舉是役也濬
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
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
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為存
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
北委仗械去濬斂眾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絳慈隰其
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桴而濟麾下略盡全譴飲藥死建
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
詔罷濬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為申請詔聽
使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為宰相故濬亦拜

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為相暮詩
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
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
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
青州欲取濬為謀王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
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
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濬素厚永
寧史葉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
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
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
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之示不忘朝廷
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繼人柄朝靡謀不乖如畋
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
爲孽豎亂官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鄭一王韋張列傳第一百十

終



唐書百八十五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唐書百八十六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爲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
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爲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
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洵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
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
所助以憂死寶藉蔭爲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爲懷義參
軍寶從之爲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
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補軍將駢以兄事實寶彊毅未嘗
訕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
一日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
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
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繫結柳超據常熟王敖

據昆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章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辱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汗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實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二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

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遏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徙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寢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絕之會部將劉浩刁顏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

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裏寶至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諂我卽奔常州依丁從寶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寶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寶奔海陵鏐具纜韃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忌已因徐綰亂與田頔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胄陶雅救之執鏐弟鑑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

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與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搖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於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驩，內撫民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諡曰忠。二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部由副使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

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潭、滌、道、祁、溝、關、部方與劉守光厚，乃畀叔處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死者數萬。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部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郭陷，部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直辭曰：敝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爲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卽獻絹三十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尚書左僕射。部至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天，復初爲

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爲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卽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勳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

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頊旣疆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頊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頊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頊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與翼軫聞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以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然又其

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爲勛軍納之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滸鄉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爲壁伏兵于莽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爭出鬪殷分兵襲其壁麾瀕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爲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曾景仁從黃巢爲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百人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晏乘巢亂脅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謀殷虛實完壘自守

殷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晏李瑋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不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庾殷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曾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瑒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晏字昌圖滿不修飾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

紹業還行在，以彥暮代節度。彥暮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暮方寢，拔劍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暮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為留後，且誣彥暮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玫可復，詔鄭紹業為節度使，逗留不進。敬玫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眾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領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

奔行在，既又劫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暉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統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為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戶，以備饌。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闔為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諱攻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諱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劉巨容，徐州人，為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埭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

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斬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晟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興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卽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諱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

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旣度江吏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燠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隘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卽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

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郭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諱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諱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貨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遣人纒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諱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卽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

王柰子匡凝嗣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卽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璠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璠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纒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爲楚王時諸道不

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苦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與平軍節度使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劔節度使守忠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虢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闡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

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謂賁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毬于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卽執獻太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撻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玫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且畏建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爲机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陣，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請爲妻，晟固

辭旦夕問省乃視事。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三謂不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竝爲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使子贈資，稍稍進秩。黃巢亂，長安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光啓中擢拜東川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劔門，陳敬瑄使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係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西境，僖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軍署。彥暉，漢州刺史，初楊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溪洞豪酋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卽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雅舊，陰助資饗，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郭榷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敕李茂貞鑄諭會彥朗卒，彥暉自知留後。

明年爲節度使，中人送節爲綿州刺史楊守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軍，彥暉辭疾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婚，姪久未忍，及彥暉則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賦相稽，詎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彥暉請救於楊守亮，遣楊子彥成、梓執建大將王宗弼，彥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爲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卽解縛，使就館，轡幕衾服皆具，更養爲子，改名琛。明年建將華洪破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彥暉檢校司空，東川節度使矣。乾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卽劾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敢出，但遣人塞建舟路，建遂擊取巴閬，蓬渠通果龍利八州，帝遣中人爲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暉謀寤，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

仲濟其本紀
乾寧四年六月
賤王建為南
物刺史以李
茂貞為劍南
西川節度使
嗣單王嗣周
為鳳翔節度
不更命嗣周
及茂貞我于
有天子敗後
嗣單王嗣周
嗣延王我王
紀傳中我之
多耳唯此傳
乃作嗣都王
我王後也

地使子與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眾
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
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郟
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
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疥癆賓佩之使
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癆賓眾曰諾
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
生指頰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
七萬初韋昭度為招討使彥暉建皆為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
建左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弘為
東川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
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
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為朱温所翦
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列傳第一百二十一終 唐書百八十六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唐書百八十七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大和末為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

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為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

將王何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

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

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諉於府

擢右署重榮多權詭眾所嚴憚雖王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

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

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

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責日

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

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

及百期 唐書

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勣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萬石。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

不殺全忠大謬

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

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詣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

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遂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勣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

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詒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

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攻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攻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煚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卽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煚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且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卽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溫亦爲忠武節度使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推爲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三鎮瑤珙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權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勳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權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街帝登樓喻和之繼

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保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皆流涕旣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鐔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與平茂貞壁鄠行瑜兵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顏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二年爲部將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珙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珙殺給事中王柷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剗斫以逞柷者故爲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珙謂且柄任厚禮之柷鄙其武暴不降意旣宴盛列珍器音樂珙請於柷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柷不答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珙死贈太師詔陝州冤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爲都統以討行密帝

倚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旣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疆不敢加兵及王鎔誣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緡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卽劾珂交構克用爲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爲緡所迕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敝邑敝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扞守蒲請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賊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臂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鳴張禍繫其手如且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上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豎大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徒

于汴後令人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龐勛
反入盜中爲小校勛勢蹙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羣自歸累遷
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
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
同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
倚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不從相
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詔拜節度使李克
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
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
下平章事朱溫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
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韓簡
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珩戍河陽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
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珩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
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
衆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
詔爽爲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與庸廝善
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卒其將劉經
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
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勾市窮日無得者抵鉢
褫祇袂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往
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駘
駘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

刺史爽伐宗權卽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甚勞餼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龜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句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稼部卒日剽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之食之士仰以給求之無厓言不能狀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頡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罕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滋州方立戍將馬漚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漚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

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譙營呼曰我沙陀未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鬪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讜夜走追至馬罕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舍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

李存璋爲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也并閔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爲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爲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發盜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卽逐師儒自爲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癸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昭宗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爲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勣斬弘遂攻棣州蟾

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蟻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國守藩君危不持可平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爲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閹人覺衆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並發全忠使

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急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何軍懈毀壁出鬪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諄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共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

卽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繫不許旣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縞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旣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勣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係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微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桀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

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鈞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洛磁無虛歲地爲鬪場人不_{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句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二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旣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

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陣兵皆居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遷引酖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其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玖仆僞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

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
材無所訾責云

一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二百一十二終
唐書百八十七

楊時朱孫列傳第一百一十三
唐書百八十八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為旗幟戰陣狀年
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繁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
之與里人田頔陶雅劉威善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
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為賞行密
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
即斬之自為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因表為
廬州刺史乃以田頔為八營都將陶雅為左衡山將討定鄉盜駢
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
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
時張敖據壽州許勅據滁州與行密拏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
瀆瀆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廻李本逐瀆據其城行密虜之取

舒州爲勅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
頽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
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
除暴熾其亂公亟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裒兵而東次天長
而揚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奇兵背城戰行密
卧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曰兵相自戰
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尚
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
死勸行密舉軍縞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
詭伏西壕殺闖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
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室家未完
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使高霸殺之

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
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
範璠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疆赫然
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保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行密乃
還旣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
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
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糝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
山堅壁以須宜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息一舉可禽宜將蘇瑋兵二
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塘驚北遂圍宣州刺史
趙錚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縑黑甲號黑
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爲黃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
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錚必遁給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

而偕錐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塔錐宵遁獲之錐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錐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斫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穎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

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腰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頴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備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奕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見間儒行密之鬪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見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濠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卽表田頴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歛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綏勸所部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

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顯超堞降行密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于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頽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頽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璠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礪將南襲張訓屯漣水道兵浮海掩得其廬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來告窮行密遣臺濠攻蘇州安仁義田頽攻杭州身督戰別將張崇爲鏐執行密欲嫁

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斬光二州行密以霍丘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頽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頽於驛亭埭未幾秦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彊天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勗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

葛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
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策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
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
州而龐師古勗金以衆七萬壁清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
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
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
口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
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
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卽斬師古士
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淠水方涉
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
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燦薪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

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
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
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
山而下連營潰旣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
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濛
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勳迎之敗全武兵濛
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
千人食以待旣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
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行軍司
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
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
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

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給麾下饗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汭雷滿令兵攻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奸行密壁黃鄂間杜洪寘鳩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偽若引去謀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昶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磧洲

以樓艦據上流乘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熾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爲平盧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弘鐔爲感化節度使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頴捍錢鏐行密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全忠全忠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澗口荆南節度使成汭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溺死勅引衆走冷業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禽會田頴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

并修東田題信
云行密遣將王
茂章攻潤州又
云行密使王茂
章穴地取潤州
參校諸條第
作茂章為秀
章者誤也

復振頽之敗更以臺濠為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
軍使汪武與頽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
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宗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
可宗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
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宗大破之臺濠卒行密以子渥為
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王茂
章為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佖
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為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
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趨江陵佖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鶻迅舸進
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
曰為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
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

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鞅不之問以故
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
嘗過楚州臺濠盛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經補浣濠
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濠大慙登城見王茂
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為我忘身乎茂章遽
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
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
倚行密為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
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
唯淫酗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
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
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

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諡渥曰左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爲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諸將諡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投袂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帟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渥爲張顥所制二人者渥腹心也顥脅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三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孰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債死牖下可謂長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爲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貰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

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潁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甚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爲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間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略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郊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爲攻碭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闕汴水灌宿郭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卽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旣復留諫大懼全忠爲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爲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墮矣焚其書督餽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

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鬻鹽抵死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有衆三萬弟瑾勇

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卽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卽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給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數千縱轟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

丁會轉戰不勝去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謀郟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大將多死乃謀持久微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勵有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徐州宣璫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龐師古攻齊州宣璫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璫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燔薰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二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璫堅壁乃塹而守宣饒璫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

于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郟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柏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餘軍道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璫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權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璫璫領精騎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僞送款欲得瓊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璫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拔宣爲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

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確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通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宣出奔爲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楊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畀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泲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下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

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鄙全忠兵卻屯胙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汜尸於河焚井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已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卽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旨爲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鐔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

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天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掩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頔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鋒所逐仁義頔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頔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

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埽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尉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頔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隕壘以來糧盡將爲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饗道軍適大疫儒病疴遣建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頔背城決戰破五十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能興頔執儒獻行密諸

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廟以祀

楊時朱孫列傳第一百一十三終

西川忠貞堂氏書

唐書百八十八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西川忠貞堂氏書

唐書百八十九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劔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鞏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鷓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鷓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疊帶冒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滴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人邑閭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閑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眾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

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渠羅渾擎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皆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韓求知大賊巴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徇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乏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

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瑄卽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

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雄諄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犍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犍資警健兒弄時好爲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犍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旣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

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訃民有貲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犍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潞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犍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犍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犍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賴犍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兩節度皆

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
攀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
輸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
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擷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犁曙決
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攀領泰寧以昶爲州刺史
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攀昶攀之老乃授
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攀子珣字
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通賊畏
見殘齧卽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珣以意
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

射遙領處州刺史昶帥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
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圯珣疊甓
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
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溉稻以利農一家三節
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同州節
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
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爲罷
市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
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頽謀爲多攻趙鏗於
宣州鏗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舸
追之鏗驚遂見禽行密表頽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

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攻禽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頽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頽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頽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州行密不許頽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頽頽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虛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頽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頽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輦募

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衢州刺史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瑑迎女且告行密曰頽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頽行密使人謂頽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頽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軍頽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曰行密頽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頽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頽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

無地矣。顏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顏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顏遣李臯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臯，破顏兵於曷山。始，顏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顏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顏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顏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槩、米志誠、弩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不當瑾、槩之一。」瑾、槩亦不當吾弓之一。一人以為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

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確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為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人嘗告顏必反，我不忍負人。顏果負我，吾思為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為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顏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既以不戰困顏，顏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為狹營，小舍覘者以為才容二千人。顏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顏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顏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墮，濛殊死戰，軍潰。顏奔城，橋陷，為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顏首，乃潰。顏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

殺之。頽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頽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頽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頽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輶、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頽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頽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頽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市濛，字頂雲，亦合肥人。頽破行密表爲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錕、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

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卽表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徧，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頽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頽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給病，且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頽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

孔子稱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尚趙田朱列傳第一百十四 終

唐書卷八十九

唐書百八十九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

唐書卷九十一

唐書百九十一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眾七千推建鋒為主殷為前鋒張佶為謀主略洪虔數州眾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為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搥擊建鋒死斷其喉眾推張佶為帥佶固辭馬躄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王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礫贍于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既而率將吏推殷為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

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
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
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
募高戶置邸閣居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
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
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曦虜
其衆及貲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人間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
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殷弟竇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
事楊行密爲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
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竇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
亡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齋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
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

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
權黨散爲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
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戍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
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
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旣而蛇亡禹乃襲歸
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
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
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
留後始改名洎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
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洎率存乘
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諛辱洎韓楚言尤劇洎恥之曰有如禽

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洄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泝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洄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洄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洄遣客伺之方蹴毬洄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洄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吏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洄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替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韓建亦以治顯號

北韓南郭洄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鹽本隸鹽鐵洄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洄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洄皆手殺之至絕嗣禮朗本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洄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洄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洄大慙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洄與馬殷雷彥威犄角洄身自將而行下知洄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洄爲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洄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洄諸將念私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洄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洄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洄投江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勅

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泐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客黃州中和末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卽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心腹間取永興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

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餼所仰旣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傅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

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祐窮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祐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卽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存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謹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卽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

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旣責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進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玕旣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

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略江陵焚民室廬塵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卽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邪金刀非吾尚誰哉鷓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本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

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馘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裒兵最彊故漢宏使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挈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于屯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爲武寧軍偏將弘鐸爲吏辱
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
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
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
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
降暉衆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
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雄率軍浮
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纜干
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爲直雄
軍富過所欲卽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
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爲
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

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
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
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
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
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
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頔行密知之遣
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
振遣人迎犒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于海奈何
吾府雖隘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挈
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爲淮南節度副使
見尚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臣爲君恨其
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

刺史錢鏐遣弟鏐攻之約驅民墨鏡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寢寤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其衆王潮字信成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暉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貴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

敢哭夜殯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劔祝曰拜而劔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劔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于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卽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

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爲威武軍卽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審邽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卽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畜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瑠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瑠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

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爲威武軍卽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審邽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與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比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卽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畜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琚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

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為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眾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為刺史附全忠云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終

唐書

唐書

忠義列傳上第一百一十六

唐書

唐書一百九十一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顏嵩岱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鈇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彼者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敘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為大理司直高

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爲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衆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爲刺史附全忠云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二百十五終

唐書

唐書

忠義列傳上第一百一十六

唐書

唐書一百九十一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爲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爲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顏嵩岱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鈇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旣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爲彼者而爲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爲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敘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爲大理司直高

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爲副。端遂數術，密語高祖曰：「玉牀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內惡諸李。今金才已誅，次且取公，宜早爲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臥內，擢祕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慰使，卽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擷豎豆以食。端持節臥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母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

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汗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卽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崕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拜祕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廩，周孤窮，不爲子孫計。貞觀元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爲薛仁果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煮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爲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給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仁果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嘗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

封戶二千諡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爲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
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悅命爲統軍拜隴州刺史
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件士政給降達不
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
識皇后乎答曰彼瘦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
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懼亦拔刀逐之趙弘安
爲蔽綽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爲執士
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
隴西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雋曾孫也累功歷驃騎將
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
將軍馮立者有材武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
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
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
而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
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
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
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
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
右驍衛將軍立巴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
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前日
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羸嘗見貪
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在職不

三年有惠愛卒于官

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諡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爲屈咥真府左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言隋所以亡諭子臧爲故君發喪訖卽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謁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兵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以至于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旣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侍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旣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士叡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

百人以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獻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玄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饋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劔舞。可借乃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大息曰。大丈夫撫方而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方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韃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貽懼。無敢亢。須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伏。遺以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爲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唬諜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

賊平授絳州總管封郊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眾攻方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諡曰勇初士信爲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臥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

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卽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旣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槩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爲酷吏所搆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私署總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

來降卽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驩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羣囚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卽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卽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兵迹盜爲衆附賴乃據

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卽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頰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入寇叡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卽與虜通叡覺之力不能制卽自經不得死爲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爲叡計者突厥蠶銳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歎惜贈冬官尚書諡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叡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

經爲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頲當秉多咨訪焉時
舍人崔琳練達政宜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
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
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
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
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剗
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
杜紕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
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
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
流廬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

什珍集社字字書
西志見於心也

間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
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廷大
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
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諭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
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
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卽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
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
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
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
止太子猶豫同皎卽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
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

什珍集相考苑
傳云時武后
仙宮集仙殿
武后及張易之
皆云迎仙院未知

李多祚
傳云

公食實戶五百主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俊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孫以外妹妻延慶延慶辭之孫固請乃成婚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孫子曇得其實之孫兄之間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三思遣俊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于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憬壽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誅祖雍俊等先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

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耶岌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吏或籍名北軍輒驕墮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而辦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爲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自用品之潛至鎮繕壁壘積粟構高屋侍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踰硤石取虜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卽位封琅邪郡公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嵩蠻叛拜李蒙爲

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胄也求于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鶴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為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酋酋嚴遇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

趙德父跋唐贈太尉李蒼碑云碑李紆撰集古錄云新史載紆十餘年江風逆瀛東同被害惟彭源免於李紆載燈子見于碑者三人未嘗有源也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源為為漢子按穆宗嘗錄載源事首尾甚詳云燈被官源方一歲為賊所虜流浪南此展轉人家凡七年洛陽平之故吏以金帛贖之歸于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自景龍主簿棄官寓居洛陽惠林佛寺垂五十年至長慶中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拜諫議大夫

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為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李愷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與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愷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為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說徧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愷及臨河尉鄭巖說以女妻巖而歸其甥陰於愷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愷置幕府及執政為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愷監察御史分道檢覈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為河南少尹尹蕭良內倚權翫法殖私愷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甌生以左道幸

夫時年十餘矣竟拜不受又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源表其事皆同然則史不為無據蓋疑其初名沈後改為源耳又唐人未郊撰世澤譜載源隱居拜官皆同惟書僧圓澤事頗怪詭難信然至其名亦不應謬誤也

託祠事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橙不為應故挾吳譖諸朝天寶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為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使人為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橙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密候訶不能知已陷陳留榮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橙收殘士數百哀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鬪橙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橙坐留守府奕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橙弈及官屬蔣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謚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一子五品官橙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

野彌望時謂地瘠巖仕終少府監產利埒橙云橙十餘子江涵瀕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脫

源八歲家覆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橙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為終制時

時偃臥堦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橙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橙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橙處難居首正色就死

何謬案明皇本紀天寶十四載十二月丁酉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橙死是歲乙未而源年歲則是在生于天寶七年戊子也至長慶元年辛丑止十四歲爾其長慶四年甲辰又歷宗寶曆元年乙酉年丙午宗太和中源如十歲以則既云八歲源又云長慶初年此二者必有一誤况源為中丞以長慶時時源實未十

外修父子祖列
傳尚書不書則云
葉李景讓傳
云景讓賜大尉
營也以此彭
傳言之則以景
讓等乃彭之
而登之彭也
景讓傳則云
彭成爲難死

不應在此

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
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喪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
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
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
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
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愷孫爲河南
兵曹參軍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天
子入蜀後愷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溫別傳

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
德宗即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
館攷勲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

二等以其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爲二等增至百八
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
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
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
恕已崔玄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瑄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
遠盧奕南霽雲蕭華張鎰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愷三
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申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永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脩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甌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隴右諸軍大使譙

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王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頲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無

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侯將軍相州都督郊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祕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表恕已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修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珣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

駿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

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號國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弈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圜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涇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李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鄆國公韋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逍遙公韋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知

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國公武士護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總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鄴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孫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初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侯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修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郡公公孫武達

荊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暉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恭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號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川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宋國公唐

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總監汝南郡公翟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暉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幽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

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

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鴈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愷

東平郡太守姚閻

右第二

盧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
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爲鄆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
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弈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
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印
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卽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
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弈臨刑西向
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爲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
謚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
死誰對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
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
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弈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
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

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
同其風請謚曰貞烈詔可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
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召授吏部郎中
進累兵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
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云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爲河隴支郡太守
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
旨賜與良渥介然啟曰臣位三品當給祭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
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
五百匹宴閭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爲少府監歷衛
尉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

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為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殺之即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偽將李廷望為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中宿攻滎陽太守崔無詖率眾乘城聞師譟自墜如雨無詖與官屬皆死賊手以偽將武令珣戍焉無詖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望也始無詖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久乃為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既用事引為少府監守滎陽有詔贈禮部尚書諡曰毅勇

忠義列傳上第一百一十六

蘇州刺史

唐書一百九十一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蘇州刺史

唐書一百九十二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為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表履謙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為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珣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

楊升菴云包諳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凌誣郭準子儀奪王甫之功李肇之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理誣陸宣公計諂實參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成人之美者注信之朱子鑑目亦不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况司馬溫公通鑑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鑑目乃升為正文君子與人為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筆非朱本意

爲拒守計。李愷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犄角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杲城尉崔安石圖之。邈至蒲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以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卽傳檄河北，言至師二十萬人。

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及爲守計，求救於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誓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

趙德人殿顏景卿碑
云碑為真卿撰唐
唐史言景卿既殺
將欽羨等玄宗
知之加景卿衛尉
卿兼御史大夫以表
履謙為常山太守
景卿為司馬新史
所書六同蓋舊史
之誤碑又言公初被
殺懸首于右金吾
街樹有張湊者
以其髮謂之宗
俄見夢云卿揮
處多兵馬必當
哭而設祭焉後
湊以髮至夫人疑
之憑床而哭悲聞
聲如鞭床者髮
箱跳而前夫方

駭信之其事甚怪
而舊史不書新史
以載之簡略景卿志
義之節貫金石
其死宜不昧而曾
公之語可信不疑
故盡錄其事于此

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鬻之見者
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虞諸郡復為賊守張通幽以
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
通幽為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
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
保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
但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諡焉逃李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
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
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
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
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李明逃同瑩泉明有孝節
喜振人之急既為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

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為
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
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復失之履謙及
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
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
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
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
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鬻
不給無慍歎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為難

春卿倜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
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
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為長史被譖繫獄為椽欄賦自託頲遽出之

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誘汝後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荅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頗牧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搗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巖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

復秦循光祿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卽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
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
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
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
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爲國
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
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
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昭
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
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
祗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
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昭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諶所殺賁引軍進

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
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
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
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躡死巡馳騎決
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請朝騰牋祗府祗乃舉兗
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
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
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
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
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
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
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

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
干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
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
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
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
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
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
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
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
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
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
城歸馬三十四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兵潮歸馬巡悉以

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
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
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
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祗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
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曰屯彭城假巡
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曰引兵東走臨
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曰依拔衆保寧陵馬
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闔等合乃遣將雷
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
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
士有功者請于曰曰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
渠可吝賞與贊曰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

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
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
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
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
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
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
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閭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
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
軀而賞不直歎以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
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
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
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

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隍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
鼓聲而奮首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
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
辨因矧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
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
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
賦米一勺齧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殼救兵不至
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干拄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
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
餓死存者皆瘠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
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
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碁。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曰：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

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顰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

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曰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玉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彙。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

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晁朱。巨川。李翰。咸謂

揚州卷之五
張巡
提疲奔數千
抗強虜十萬
百餘戰身挂
天下奇才也
保
睢陽以障江淮
以後四海天下
奇功也

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孜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表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閭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憲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劔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

一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其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愼。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于承嗣。歷涪州。

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姚閭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弇。楚州刺史。閭性豪蕩。好飲。詭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錐。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併修案巡可用
我兵止數千不
能萬人贊之可
云悽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
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厯潰梁宋間大小數
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
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
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
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
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終



唐書一百九十二

